

流金岁月

前些天,看到有专门发布豫宛老家图文信息的视频号。点了关注,就能看到每周更新乡野田地的相关消息,知道麦种发芽了,麦苗青了,麦苗起身没过脚背了,麦苗拔节齐膝了、麦子孕穗了、麦穗扬花了、麦粒灌浆了,再就是大半个月晌午头顶烈日暴晒下来,就该割麦子了。从芥麦青青到一地金黄,从播种到灌溉,再到收割,麦子只听春风和麦客的召唤,成长得很静默,这一路看着视频中麦子的成长,我的心却做不到波澜不惊。到了该割麦子的这几天,我总惦记着老家的天气,生怕下雨。耳边总有风吹麦浪的声音,还有爷爷在天刚亮时吆喝割麦客们起床的声音夹杂着爷爷在院子里撩水到磨刀石上磨一把把镰刀

的声音,这些声音让我的心装满了对小时候豫宛老家割麦子场景的美好回忆。

我记事很早,常跟姑姑和老表们叙旧,提起三四岁时的事,她们都诧异我记性竟然这么好。我清楚记得,小时候村子里人均是两亩三分地,再长大一些,到了初中,人均就降到一亩七分地。再往后,考学去了外地,离开家乡,人均田地也没听说减少,地多各家种的麦子就少不了。爷爷有四男三女7个孩子,开枝散叶的,姑姑们大都未远嫁,也就是在离家十多里地的乡里或者二三十里地开外的集镇上安家。集镇近河谷,多为黄沙地,人均田面积就很少,大多种花生和烟叶等经济作物,很少种麦子。每逢割麦农忙

时节,姑姑们都会携夫带子回来帮忙收割麦子。大家庭聚齐了,大大小小也有30来口人。每每到收麦时,邻居们都很眼羡慕我家这秩序井然庞大又团结的队伍。爷爷和奶奶会商量着把男女劳力做好分工,有奋斗一线下地割麦子的割麦客、有装车运回晒麦场的拉车工、有在家做饭送水送饭去地里的掌锅的,也有看护奶娃娃和调皮倒蛋的机灵鬼儿的孩子王。奶奶在家坐镇调度,姑姑们和婶子们商量好谁和谁搭班做饭,谁和谁轮流着去帮助男劳力拉车运麦子回来,爷爷带着爸爸和叔叔、姑父们则坚守在麦田。而我,因为是长房大孙女,在孙辈中年纪最大,我自然而然当是无愧的孩子王了,带着一大帮娃娃们东跑西

杨雪

颠儿的,在家和麦田间来回窜。

割麦客的“客”字在老家发音是“kai”,那时候我小,不知道“客”字的含义,就知道说的是像姑父们这种远道而来的亲人。后来长大一些,理解了割麦客除了是爷爷称呼我姑姑和姑父这种回娘家帮忙收麦子的人外,也是对爸爸和叔叔、婶婶们这种棒劳力的称呼。他和奶奶商量时总说:“给割麦客把草帽和下地衣裳找出来,省得麦芒扎着胳膊疼。”

爷爷总在夜晚的灯光下,蹲在厨房门外的洗脸盆旁,两脚前方正中放置一块磨刀石,把收工时割麦客们归拢到一起的二十多把镰刀磨得锋利光亮,再用拇指肚在刀片上刮一趟,根据刀片厚度检查磨得是

否锋利,这时候,娃娃们是禁止往前靠的,一个个在当院捧着西瓜吃得小肚滚圆。爷爷像一个沉默又骄傲的将军,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把一捆捆麦子抢收回来,让它们在月光里消暑,躲避烈日灼烧。而清晨,天刚蒙蒙亮时,爷爷低沉而浑厚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割麦客,起来上地了。”我也被爷爷的召唤声惊醒,起来蹑手蹑脚想混进割麦客的队伍里,因为我也腻歪了看护奶娃娃和捣蛋鬼的工作,想去地里看看爷爷给我种的西瓜,有没有熟的,有没有半熟的。有几个大的是能给割麦客们解暑的,哪些小的是我能抱回来给娃娃们吃的,人小鬼大的我,门清着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牢记爷



爷教我的割麦子的诀窍,就是弯腰低头一直割下去,偶尔抬头直起腰看看天偷下懒,万万不敢留恋天空飞翔的杜鹃和布谷鸟,它们会把人的心引到很远的地方,等回过神来,就落下队伍很长一截,这对一个割麦客来说,是很丢面子的事。如果爷爷还在,应该还会给我种几垄西瓜,而我也应该也会成长为一个不错的割麦客了吧。

温暖的社区

叶华

原以为温暖是藏在宏大的叙事里,成为社区工作者后才明白,它是千万次俯身拾起的善意,是清晨陌生人顺手捎走的垃圾袋,是下雨天共享的半把伞,是异国邻居端来的热饺子……这些屋檐下的温柔,悄悄生长,将钢筋水泥的冰冷,酿成有温度的家。

那天,社区里来了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小伙子,一看那黝黑的肤色,便知绝非本地人。他身材高大壮实,一头卷发颇具魅力,说起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外国腔”,手舞足蹈的模样,既让人困惑又觉得新奇。

小伙子名叫尼克,来自南非,是京师实验小学的外教老师。为了工作方便,他租住在我们社区。起初,居民们满是戒备地打量他,那警惕的眼神,让我想起“朝阳大妈”。好在片警查验后确认尼克的证件齐全,大家才稍稍放下心来,也让我的工作有了底气,

赶忙召集居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尼克热爱中国文化,不远万里来任教,咱们不仅要接纳他,更要互帮互助,让他融入咱们这个大家庭。”

作为网格管理的社区工作者,帮助尼克融入社区是我的职责。初来乍到的尼克,语言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拦路虎”,我们互加微信,借助翻译软件沟通。每次交流,英译汉、汉译英,他来一言,我回一句,随着一次次指尖在屏幕上点击,对话慢慢顺畅起来。我带他熟悉网购,在电商平台上挑选生活用品,耐心讲解尺码选择、品质甄别,遇到退换货,我就和商家沟通,准确传达他的诉求,取快递时,我领着他穿梭小区,到存放点完成签收。这些日常小事,不仅让尼克体验到中国网购的高效便捷,也让他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融。看到他在朋友圈留言:“很高兴有这样的

社区领袖”,我的心里暖意融融。

和许多外国朋友一样,尼克对中国美食充满好奇。“嗨,教我做宫保鸡丁吧,这道菜太有名啦!”他满眼期待。“简单,安排。”我应下。当看到我列的采买清单,他一连串发问:“做一个菜,需要这么多调料吗?生抽和老抽有什么不同?”我索性系上围裙,现场教学。刚放入花椒和干辣椒爆香,浓烈的气味就让尼克咳嗽不止、眼泪直流,慌慌张张地跑出厨房。我继续翻炒,最后加入酱汁大火一收,再撒上花生米,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宫保鸡丁出锅了。尼克尝了一口,眼睛瞬间瞪大,竖起大拇指:“OMG!Very good!”

在大家的帮助下,尼克逐渐适应了社区生活,还试着做简单中餐与邻居老人分享。每次在楼道里碰面,他都会露出一口标志性的白牙,热情地打招呼:“你好。”老人也

默默伸出三个手指回应:“三克油”,随后便是一阵欢声笑语。

假期里,尼克主动参加文化志愿活动。他活力满满地展示南非歌舞,用有趣的方式教孩子们英语,孩子们像小鸭子般围在他身边,嬉笑玩耍,居民们也向他展示非遗太平鼓、中国书法艺术等。一来一往间,大家对彼此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孩子们的英语水平提高了,尼克也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包容。

尼克的故事,只是社区温暖日常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忘带钥匙有人帮忙,独居老人的快递总有人顺路捎带。不同语言、来自天南海北的邻居,用真诚的笑容和互相照应的热乎劲儿,把社区变成了安心的家。这些细碎的善意,如同春日的蒲公英,不知不觉飘进每个人心里。

文化纵横

探春远嫁的这一天,荣国府上下都笼罩在一片欲哭无泪的愁绪中。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映射在雕梁画栋的庭院里,丫鬟们轻手轻脚地收拾着探春的最后嫁妆,生怕惊扰了这份即将离别的宁静。

贾母拉着探春的手,久久舍不得松开,老人家浑浊的眼里噙着泪花,却强撑着笑容:“好孩子,到了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探春跪在地上,给从小就疼爱自己的祖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她抬起头时,眼角已经湿润,却倔强地不让眼泪落下。

王熙凤站在一旁,难得地收敛了往日的伶牙俐齿。她亲手为探春整理着嫁衣上的褶皱,低声嘱咐道:“妹妹此去千里,万事都要多留个心眼。”探春点点头,握住了凤姐的手。

宝玉躲在廊柱后面,远远地望着这一幕,他想上前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是探春先发现了他,朝他招了招手。宝玉这才磨蹭着走过来,从袖中掏出一方绣着海棠的手帕:“三妹妹,这个给你留着。”探春接过手帕,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迎春和惜春也来了,迎春默默

地帮探春系好披风,惜春则递上一个精致的香囊:“姐姐,这是我亲手做的,里面装着咱们园子里的花瓣。”探春将香囊贴在胸前,仿佛要把大观园所有的香气一同带走。

时辰到了,喜乐声从大门外传来,探春最后环视一圈这个她生活了十几年却难舍难分的地方。上车前,探春忽然转身,对着众人深深一揖,这个平日里最是爽利的姑娘,此刻却说不出话来。轿帘终于缓缓地放下了,遮住了三姑娘含泪的双眼。

花轿渐行渐远,贾母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王夫人扶着婆婆,自己的手也在微微颤抖。凤姐望着远去的送亲队伍,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宝玉追出大门,直到花轿消失在街角,还站在原地不肯回来。只有赵姨娘哭得最是情真意切,却又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夸张。

探春坐在轿中,听着熟悉的市井声渐渐远去,她忽然想起那年春天,在大观园里主持海棠诗社时的情景,那时候的“秋爽斋”阳光多么明媚,芭蕉树下姐妹们笑得多么开怀。她这个“蕉下客”曾经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远继续下去,谁知道“蕉

探春远嫁

柴华林

叶覆鹿”竟如梦幻一般。

探春轻轻掀开轿帘一角,最后看了一眼荣国府的方向。远处,大观园的飞檐翘角在朝阳中闪着微光,她忽然记起黛玉葬花时吟的“明媚鲜妍能几时”,此刻方知其中滋味。这一去,便是千山万水,探春知道,从此她将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但她也明白,这是她命中注定的路。她摸了摸袖中的海棠手帕,又碰了碰胸前的香囊,仿佛这样就能把家的温暖永远带在身旁。

轿子转过街角,京城的风物渐渐变了模样,探春深吸一口气,擦干眼泪,挺直了腰板。她不再是那个在祖母膝下承欢的姑娘了,从今往后,要学着做一个能撑起一方天地的人。她展开随身带着的《楚辞》,帛书上的“路漫漫其修远兮……”被泪花晕开,像朵倔强的花儿。

送亲的队伍越走越远,荣国府的屋檐终于看不见了。探春忽然想起那年在大观园与姐妹们共读《长恨歌》时,她说:“天长地久有时尽”,如今竟成谶语。阳光洒在官道上,照得人睁不开眼,探春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说:别了,我的大观园。

在那遥远

的地方

王过冬

黄昏的大堤
佝偻的背影
是期盼
是等待

村边的槐树下
张望的问候
是寻找
是牵挂

那个圆桌旁的板凳
一直守候在饭桌前
是孤寂
是叮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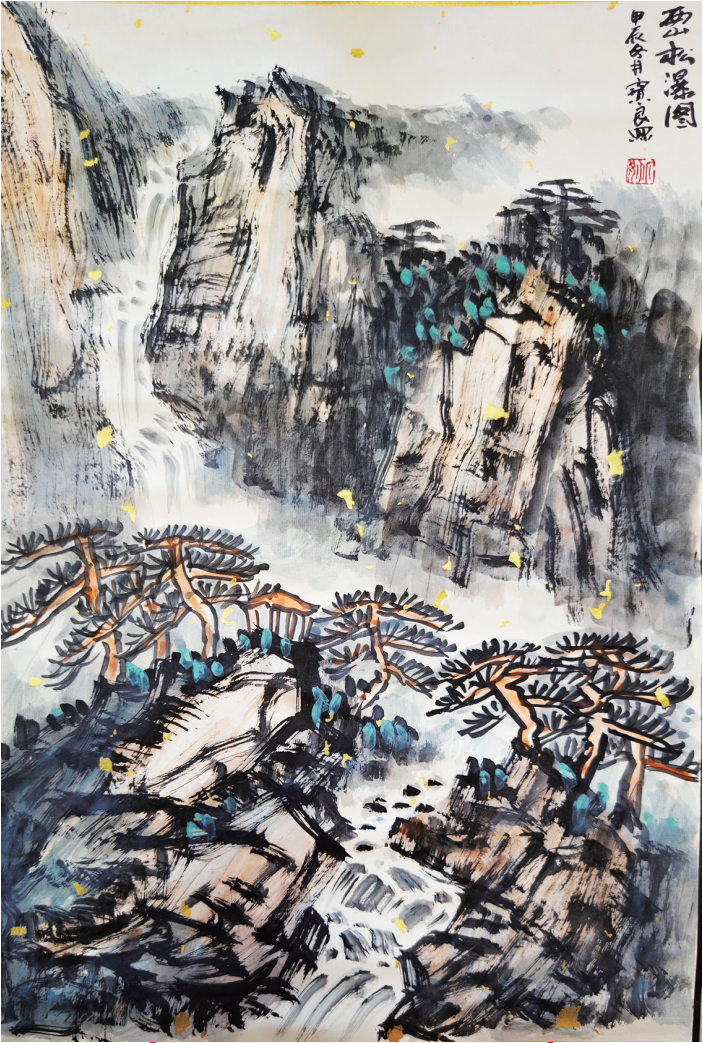
炕上的那床被子
拆了洗 洗了又拆
是娘亲
是父爱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风雨中
是娘亲的泪
是父亲哽咽

我把电话打通
娘亲在电话里
亲吻我的笑
老爹抚摸我的脸

娘在遥远的那边
看着照片帮我抹去衣裳上的土
我在娘遥远的这边
看着母亲的照片
为她擦去眼角的泪

我的梦呀
亲人的梦
是一根割不断的绳
是一条牵肠的线



西山松瀑图

姚宝良/作

走近草原

吕秀玉

如果不走近草原,你就永远不会领略草原的壮美;如果不走近草原,你就会错过今生最美的风景。

当我一头扑进草原的怀抱,才发现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美景,用绿草如茵、一望无际来形容显然不够充分,草原的美是立体的、动态的,真实而纯粹的,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它所呈现的是地球的本质,是人类的向往。

走近草原,满眼只有三种颜色,碧绿的草地、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草原的路笔直通畅直达天际,草原的天空明净如洗,只有草原才能滋养出那样的天空,淡时

如湖水,深时似景泰蓝。草原的蓝天让人迷醉,让你的心融化,真想永久融入这片蓝天,在世间最纯最美的颜色里沉睡。

草原的天看似很低,穹庐般笼罩绿野,好像伸手就能抓住白云,而白云是蓝天草地之间最优美的舞者。它的神秘莫测,奇幻百变让人眼花缭乱,辽阔的天空是它的舞台,在无限的空间尽情舒展自己的姿态。洁白的云团堆积在一起像偌大的棉垛山,散淡时丝丝缕缕缠绵悱恻,如仙女随手洒落的棉絮,在蓝天的衬托下飘忽不定格外养眼。有时阳光照射,云朵像雪山一样发出耀眼的银光,它们停靠在天

与地构成的“海岸线”上,美如神仙画卷,让人如梦如幻。

绿是草原的主宰,平生第一次领略草原风光,“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下从脑海里闪现出来。无边的绿野被苍穹笼罩,脚下是起伏的绿色海洋,头上是辽阔深远的蓝色大海,畅游其间宛如行走在仙境一般。

也许是草原太过辽阔,想象中的牛羊成群漫山遍野没有出现,远远看见些马和牛羊,珍珠般散落在草地上悠闲自在地吃草,身边有些沼泽地,吃饱了就去饮水。草

原太大,显得它们过于渺小,真羡慕这里的牛羊,有这么肥美的水草,在这么美的环境里生活,无忧无虑,逍遥自在。

看不到身着蒙古袍的牧民,连毡房蒙古包都少见,牛羊成了草原上唯一的点缀,衬托着草原风光,为寂静的大草原增添着灵性和生气。草原喂养了牛羊,牛羊的粪便滋养反哺了草原,良性的循环让千百年的草原生机盎然。

地广人稀是草原的特色,几百里看不到人烟,也许正是这地广人稀,鲜有人为的破坏,才使草原呈现出令人震撼的生态之美。草原的气候多变,天空也随之瞬息万

变,刚刚还晴空万里,转瞬乌云压境,雨说来即来说走即走,但即便是太阳直射的中午,即便是雨后初歇,空气也依然凉爽干燥,感受不到一丝暑气。

草原的城市一如静谧的草原,静美安然,街道宽阔整洁,人和车辆不是很多,更看不到城市的车海人潮、交通拥堵,人们悠然自得,生活节奏缓慢,居住在这样的城市该是一种幸福。

草原归来,忽然感觉草原是陆地最纯净的土地,若不,何以草那么绿,天那么蓝,空气那么新鲜,一切都保持着原生态,一切都那么纯天然。

